

作死成功是种怎样的体验？

我亲妈，25 年未见，此时此刻正横躺在我家门口，逼着我把房子车子让给她儿子。

我将计就计，让这些吸血虫自食恶果。

周一上班时，主任告诉我有个中年女人找我，现在正坐在接待室里。

我一头雾水地推开门，一个陌生女人出现在了眼前，起了毛球的黑毛衣、有些宽松的假透肉打底裤、玫红色亮面假皮衣、胸前还有一朵同样假皮的花朵。

这种风格穿着的人一般不在我的社交圈，我皱了皱眉头，茫然地将眼神投向主任。

「什么情况？」

主任无奈地看着我，比我更茫然。

一秒不到，一只布满皱纹的手就突然向我伸来，吓得我后退了一步，因为我实在不习惯这种不懂保持社交距离的亲近。

她叫张彩环，据她说，她是我的「生身母亲」。

这个词用的，真的是很有年代感，也很有付出感了。

「巧儿啊，当初爸妈不小心把你弄丢了，那时候你才这么大。」

张彩环又开始哽咽，主任也不常见这样的阵仗，赶紧纸巾奉上。

「没想到现在都这么大了，也出息了。」

我没吭气，就只是静静地看着对面痛哭流涕的女人。

我自小便知道自己是领养的，是个被亲生父母抛弃的孩子。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都很自卑，怀疑是我哪里不好才会被抛弃。

是我的养父母一遍一遍告诉我，能遇到我是他们的福气，所以把之前「巧儿」的名字改成了「巧遇」，养母还常常说巧遇跟我们多像，貌美如花的，才让我的自卑慢慢消退。

这时，先前不吭气的主任把我拉到了一边，悄声说道：

「巧遇，是不是骗子啊？」

看着对面女人的长相，我大概知道，应该不是骗子，张彩环八成就是我那亲妈。

但我并不想跟这个突然找上门的女人有任何牵扯，就顺着主任的话下坡，转头对张彩环说：

「我不认识您，您可以离开了。」

「别呀，巧儿，我是你的妈妈，你的亲妈，你要不信，我们，我们去验血。」

说罢，张彩环就扯着我的手准备往外走。

「不需要，您可以离开了。」

我立刻挣脱开她的拉扯，然后头也不回地回了办公室。

2

我以为在接待室里所表现的抗拒已经足够明显了，张彩环也会识时务地不再打扰我。

但没想到的是，她竟然对我这个「遗失」多年的女儿如此不放弃。

第二天一早，当我拿着办公文件准备往公司跑时，刚打开门没两步，就被脚下的庞然大物绊了个结结实实。

我刚想开骂是谁把东西堆放在了我家门口，结果就听到耳边传来了耳熟的呻吟声。

「哎呦，我这胳膊啊。」

我僵硬地循声回过头，「生身母亲」竟然找上门了！

张彩环不知从哪儿淘来了一个破旧的被子，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，就躺在我的家门口。

「你怎么在这里？」

我特意退了一步，站得远远的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被侵犯感。

张彩环一层一层的揭开身上的被子，扶着自己的老腰，委屈巴巴的说道：

「妈就是想来看看你。」

同层的邻居大早上都在进进出出，看着我家门口的情景，眼里露出了异样的目光。

「您也看了，现在可以回去了吗？」我有些烦躁，只想尽快将这尊大佛送走。

「我这不是没地方住吗，巧儿啊，妈只能来找你了。」

「我这也没地方住，您最好回到自己家去。」

张彩环一听我想要赶她离开，又开始哭哭啼啼。

「妈就想弥补一下这些年对你的亏欠，想照顾你。」

我看了一眼手表，马上就要迟到了，「我过得挺好，不需要弥补，我要去上班了。」

见我准备离开，张彩环有些着急，但还是低着脑袋，喏喏的说：「行，那你先去上班，我在这等你下班。」

这是铁了心不打算走了吗？

我不再说话，头也不回就走了，只要我不接招，她就会知难而退了。

可结果就是我天真了，啪啪打脸，我小看张彩环了。

我正上着班，物业就给我打电话了，说「我妈」骚扰别人家，敲门求着要吃要喝，邻居报到了物业说小区有可疑陌生人徘徊，物业让我回来处理一下。

接着物业的电话，我一直想脱口而出「你报警处理吧」，可就是张不开嘴，我确实冷淡，但不至于冷血。

总是觉得毕竟有血缘关系，不能这么冷漠，所以对着电话，我还是说出了一句——好的。

开车回家后，就看到三个保安围着张彩环，她双手合十卑微地求着保安，看到我来后，就像看到救星一样冲到我面前，马上变脸对着保安大喊起来。

「你们看，我说了我女儿住这里嘛。」

我看着她发自内心的得意，有一种被算计的错觉。

张彩环还是进了家门。

后来我为自己的心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

我拿起她那个外放震天响的手机，让她打给他的家人接她回去。

可张彩环一把抢过手机死活说自己没有家人了，就是要看看自己失散多年的女儿。

大概是我社会经验太浅，根本不习惯应付这种泼辣的人，竟然就让张彩环在我这耗了好多天。

3

手上的案子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，根本没时间应付张彩环，就打算案子结束后好好处理下这个事情。

这么一个人，打不得骂不得，就是粘着你，你骂她她就哭，你让她走她就说没地方去。

尽管张彩环虽然口口声声说是我的「生身母亲」，但对于我来说，她依然是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，让一个陌生人住在自己家里，多少还是有些担心的。

好在家里有摄像头，这是养父母过世后我安装的，我担心一个女孩生活有危险，所以 24 小时不断电监控。

这几天晚上回家我调出监控视频看了几次，白天张彩环不是收拾房间就是做饭，我也就渐渐放心了。

每一天，无论我加班到多晚，回到家后，屋里一片明亮，永远有一桌子菜等着我。

我拿起筷子的时候就在想，她早干什么去了，如今来挽回，早就没有任何用了。

「我后天要出差，你明天收拾收拾离开吧。」

张彩环一听这话，立马变得惶恐：「你.....你这是要赶我走吗？」

张彩环动不动就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样子。

「是的，我要出差，你留在我家不合适。」

「没事儿，你忙，我就在这儿帮你收拾房子，收拾完我就自己走。」

张彩环满眼深情，恨不得将自己对女儿的感情从眼神里溢出来。

说完，手里又开始忙活，不是擦桌子，就是拖地扫地。

直到我出差前，竟然都没抓到机会把张彩环送走。

出差后我的生活更是颠倒，连吃饭都是五分钟解决，根本没有问过张彩环走没走。

好不容易熬过了这次案子终于回到家，才发现闹剧刚刚开始。

后来发生的种种犹如脱缰野马，让我至今回想起来都觉得阵阵恶心。

4

事情要从我出差回来的那天说起。

下午六点，我手里拎着大行李箱站在了家门口，拿着钥匙准备开门，然而就在打开房门的一瞬间，我惊呆了。

屋里站着一个年轻女人，穿着我的睡衣和我的拖鞋，与我大眼瞪小眼，面面相觑。

我掏出手机，手指已经放在了手机 1 键上，准备随时报警。

「你是谁？」

对面的姑娘听完这句话，愣了一下，随后也问道：「您找哪位？」

我后退一步，看了一眼门牌号，没错，是自己家啊。

我拿起手机拨打了 110，「喂，你好，警察吗？有人非法闯进我家.....」

不等我说完，那姑娘一把拽住我的胳膊：「姐姐，误会，别报警，我是李海的女朋友。」

姐姐？李海？

这都是谁？

我皱了皱眉，把胳膊从姑娘的怀里利落地抽出来。

几分钟后，警察来了。

「警察同志，她进了我的家里，还穿着我的睡衣拿着我的平板，我怀疑她入室盗窃！」

我不顾及那女人一个劲儿的摇头，将自己看到的情况报告给了警察。

不一会儿，我就知道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。

5

女人叫乔娜，坚持声称自己不是入室盗窃，还一个劲儿的强调这是自己男朋友的家。

「你认识李海吗？」警察转头问向我。

「不认识。」我很诚实的回答道，完全无视乔娜诧异的目光。

没一会儿，一个方脸警察走进来，估计是调取了房屋信息，对着乔娜说道：「女士，这个房子是张巧遇的，跟李海完全没有关系，而且人家张巧遇和李海没有任何关系。」

乔娜有些不可思议，看看警察，又看看我，「不可能啊，我来的时候是李海的妈妈给我们开的门，我是堂堂正正从正门走进了的。」

「李海的妈妈？」我这才想到，从进门以后，一直都没有见到张彩环。

「张彩环？」我试探着问出口。

乔娜一看我认得李海的妈妈，立马像捣蒜一样的点头：「对啊对啊，警察同志，你看她知道李海的妈妈，这里就是李海的家。」

这逻辑都上天了。

碰巧这个时候，张彩环和众人口中的李海买菜回来。

他们见到警察，立马慌乱了起来，忙问怎么了。

得知事情的始末以后，张彩环长叹一口气，拉着警察的手说道：「警察同志您误会了，这是我女儿的家，她最近忙，没空管我，我就把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喊过来，让他们陪陪我，年纪大了，就是想找人说说话。」

方脸警察一脸的疑惑：「可是张巧遇的个人资料写着，她的父母已经去世了啊。」

「没没没，那是她的养父母，」

说完，张彩环从包里拿出一张鉴定报告，「你看，这是亲子鉴定，我才是她的生身母亲。」

「亲子鉴定？」我疑惑的看向张彩环。

原来，张彩环竟然在我出差期间，用我的头发和牙刷上的唾液去做了亲子鉴定，结果自然是确定我和她有血缘关系。

我立刻感觉到被算计。

在警察的询问中，我了解了大概，张彩环的儿子李海，也就是我的「弟弟」，新交了一个女朋友，担心女朋友嫌弃他们家在乡下，于是张彩环就趁我不在的时候，把他俩请到家里来，谎称是城里有房。

但她没想到，我居然不声不响的回来了，一回来还叫了警察。

警察一看，这明显是闯了一个乌龙，家庭矛盾不好插手，就准备收队。

顺便教育一下我，要多陪伴父母。

6

警察还没出门，我站在原地总觉得哪里怪怪的。

几秒后，我冲向了客厅角落的柜子前，上面空空如也。

「我爸妈的照片呢？」我指着说道。

「养父母而已，遗照摆在家里多吓人。」李海五大三粗的，说起话来更不着调。

我真是服了，这房子是养父母买的，继承给了我，跟面前这位李海毫无关系，这大哥在舔着脸在说什么鬼话？

「收拾你们的東西，出去。」我咬牙切齒的說道。

「你怎麼說話呢？不孝順的東西！」李海是個暴躁脾氣，一聽這話也不示弱。

我聽了頓時火冒三丈，盯着面前的三個人好久，這些天在張彩環這受得那些軟氣一下子找到了出口，我一腳踹開了臥室的房門。

張彩環以為我是氣不過，回屋耍脾氣了，便想在兒媳面前立立威：「這性子，都讓她養父母慣壞了。」

喬娜尷尬的站在原地，不停的稱是。

我在屋子裡收拾著東西，將不屬於房間內的物品全部包了起來，管他易碎不易碎，然後走到客廳打開房門，一下子都扔了出去。

三人終於意識到不對，一股腦兒的衝了過來。

喬娜見自己的衣服全被丟到外面，身上只穿著一件睡衣，尖叫了一聲，求助似的看向李海。

「你這個瘋娘們兒！」李海抡起拳头就向我走去，却被已经走到门口的警察给拦了下来。

「你們仨，拿著東西，離開！」我根本懶得和這些無賴爭論，繞過警察氣勢汹汹的說道。

李海本就对我这个姐姐没有什么感情，看我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，气不打一处来。

推开警察就冲着我踹了过来，这一脚，没碰到我，却结结实实的踹在了张彩环的肚子上。

瞬间 110，120 在楼下乱做一团，张彩环被送进了医院，李海和我被带去了警局，乔娜作为唯一的旁观者，穿着睡衣到楼下拾了一件外套，收拾了东西灰溜溜的走了。

做完笔录后，我回家看着一片狼籍，什么都不想收拾，只想打开监控，看看这一家人到底如何在我家登堂入室的。

但视频里内容却让我久久缓不过来。

视频里的张彩环依旧忙着做饭刷碗，而李海像个少爷一样拿着遥控看着电视，然后只听见张彩环对李海说：

「她嫁人了，这房子不就是你的了吗？」

7

关上监控视频后，我在房间里徘徊。

果然反常必有妖，殷勤有所图。

我要拿着这段视频去报警吗？警察不会受理的，毕竟没有任何犯罪事实，而且还是家里鸡毛蒜皮的事儿。

拿这段视频去质问那对母子？估计也不好使，以张彩环那样的撒泼打滚的性子，估计还没等我问出口，就把我撅回来了。

所以，我要怎么做？

在我还在思考，张彩环给我打了一通电话，说是在医院想见见我，跟我道歉。

我挂了电话后，虽然理性告诉我不要再理这一家人，但我却如何都按耐不住心里的好奇，特别想过去，我想知道他们到底要做什么，要怎么算计我，想看看这些人到底能有多无底线。

当然更重要的是，我要把这算计从暗里改到明面上来，让我能一举断了他们的念想。

到了医院后，乔娜正在照顾张彩环，张彩环躺在病床上，半天起不来身。

「巧儿啊，这事儿是妈考虑不周，没想到你这么大反应，妈这就回乡下去，不打扰你了。」

我已经习惯了张彩环哭哭啼啼的样子，看着她哭的样子，我像往常一样冷淡对待。

「好，那我就不送了。」说完，我便转身准备离开。

可我连一步还没迈出去，就被拉住了。

「姐！」这次拉住我的不是别人，而是乔娜，「你看，阿姨都这样了，我们回去不太方便……」

「那你们想怎么回去？」我确实不理解，病得再重，不都是坐车回去吗？

「姐姐要不送我们回去吧，我们确实没钱了，行李也有不少。」

「送你们回去？我叫个车，你们自己回去就可以了。」

「姐姐，阿姨也是为你.....你就亲自送我们回去吧，我们哪懂的怎么坐车。」

我看着满脸诚恳的乔娜，我答应了。

我太想知道，这个「生身母亲」还能做出什么事儿。

得到我的承诺以后，乔娜回头与张彩环相视一笑，彼此的眼眸里透露着复杂的深意。

8

第二天一早，我给一个名叫王笑的男同事打了个电话，然后准备开车送张彩环回去，李海和乔娜以工作为由，没有同去。

刚一上车，张彩环就问我：「怎么带了这么大一个包包？」

我直视着前方没看她，笑着声道：「送完你我要跟朋友去登山。」

车子在乡间小道七拐八拐的到了一个山村，村头坐着几个老汉。

看到这崭新的车辆不由得眼睛一亮，原本腰疼的直不起身的张彩环，此时也得意洋洋地挺直了身板。

「哟，李家大嫂，这是你儿媳吗？」

刚下车，就碰到一个肥头大耳、满脸流油的男人，色眯眯的盯着我。

「这是我家的二闺女，前些年走丢了，如今找回来了。」

「好福气，好福气！」男人的眼睛一直在我的身上来回打转，这是在城市里同事之间根本见不到的赤裸裸的眼神。

「行了，既然你到家了，那我就回去了。」

见我要走，张彩环一把拽住，说道：「巧遇啊，这里的路不好走，天也黑了，你明天一早再走吧。」

还没等我开口，就听屋里传来一阵怒吼：「臭婆娘，你还知道回来？怎么不死在外头！」

张彩环一听那男人的声音，条件反射的打了一个寒颤，看来张彩环在这李家过得并不好。

我在外面停车，张彩环在屋里不知道絮叨了些什么，好一会儿才带了一个男人走了出来。

这男人皮肤黝黑很是健壮，五官与李海极其相像，不消说，这便是李海的父亲李柱了。

准确来说，他是我的「生身父亲」。

「你就是二丫头？」李柱上下打量着我。

来的路上，张彩环已经说过了，我上面有一个姐姐，下面有一个弟弟，所以这二丫头应该就是说的我。

「这车是你的？」就算再穷山僻壤，也能看出这是辆好车。

我有些不明所以，就听李柱继续说道，「女孩子家家开这么好的车干嘛？早晚得嫁人，浪费！」

「呵呵。」我真是第一次听到如此清新脱俗的理论了。

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你那养父母就是这么教育你的？」李柱一看就是嚣张跋扈惯了，别人绝对不能忤逆的。

「你操心的还挺多的。」

李父听闻这话，抡起胳膊就准备开打，不愧是父子，打架的预备动作都一模一样，我现在有点庆幸自己当初被他们丢掉了。

张彩环见李父一言不合就要动手，立马拦住了，眨了眨眼，充作和事佬：「孩子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累了，咱们叫上张强，一起吃顿饭。」

说完，李父瞅了一眼张彩环，怒气冲冲就进门去了。

晚饭吃的很不顺利，我就扒拉了两口，便找了个屋子住了进去。

将门反锁后，还将一个椅子顶在门口。

李家人行动了。

临睡前，我怕手机没电，特地寻了一个带插座的地方，然后把手机调到了最低亮度，然后发了个视频通话给王笑。

「有情况了？」随后王笑便做了一个色色的表情。

「对！」见我表情严肃，王笑也不禁恢复了正形，「我怕今晚出什么事，视频会一直开着，如果出现什么异常，你立马录屏、报警。」

说完我将定位发给了王笑。

王笑与我同事多年，平时嬉笑打骂的时候多，但真的有事，他也是第一个冲在我面前的。

见到这个阵仗，王笑也严肃得不行。

「但愿是我想多了，回头再跟你解释。」

我一边充电，一边将摄像头对准屋子，自己则拿着随身携带的防狼棒，蜷缩在一个角落里。

临近凌晨，我眼皮在打架，反观视频里的王笑，倒是一副精神抖擞的样子，生怕落过每一帧镜头。

这王笑是不是把这当成小黄片了？

就在我昏昏欲睡之际，外面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音。

吱呀.....

窗户突然开了！

我立马找了块布将手机的亮度遮住，然后打起精神来。

紧接着，一个脑袋从窗户的位置钻了进来，之后蹑手蹑脚的走到了我的床边。

他的嘴里念叨着得罪了得罪了，就在他掀开被子准备扑上去的瞬间，我立马掏出防狼棒，将他击晕，想着一次不太够，又多电了几次，随后在登山包里掏出了手电筒。

等适应了光亮，我睁开眼睛终于看清楚了眼前的场景——一个赤身裸体、只穿个三角裤衩的男人像死尸一般，趴在床上一动不动，手里还握着一条毛巾！

走近了看，那裤衩还有破洞的地方。

这画面，简直让人恶心，我感觉前天吃的饭菜都要吐出来了。

是张强，那个晚上被李氏夫妇请来吃饭的男人。

这个张强是村里的会计，三十多岁，带着眼镜，乍一看还比较斯文。

但手脚极其不老实，昨晚吃饭的时候总是偷偷摸摸的占我的便宜。

我也不是吃素的主儿，怼了这男人几句，但是这男人没脸没皮起来太恐怖，不知好歹还得寸进尺，一双油腻的大手直接摸到了我的大腿上。

我也没给面子，直接将碗里的冰水从张强的脑袋一直浇到地上，提醒他自重。

张彩环赶紧拿了毛巾给张强，还不忘训斥一下我这个没规矩的。

「巧儿你干嘛？」

「我看他头脑不太清醒。」

说完，放下手中的杯子，就准备回屋，却被张彩环拦住了。

「张会计那是喜欢你，你看张会计年轻有为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该找个婆家了。」

合计着你们的计谋就是让我留下来就是为了跟这个恶心的男人相亲？我腹诽。

张彩环在一旁附和，说男人前几年死了老婆，没有孩子，家里条件还不错，我如果跟了他，离娘家近还不容易被欺负。

言下之意就是想要撮合我们两人。

「长成这样，你介绍来跟我相亲？」我毫不客气的说道，完全不顾及脸色早已发绿的张强。

「男大当婚女大当嫁，没听说过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吗？我看你这些年的学都白上了。」

李柱一副大义凌然的样子，倒是让我有些哭笑不得。

二十多年不管不顾，一上来就安排亲事，我大概知道了他们的计谋，让我嫁给这个张强，到时候那个房子他们想住进去就容易多了，无论以后我是不是卖房，都有张强一份。

张彩环在旁边打呵呵，直言张强这儿好那儿好，以后跟了他绝对不会吃亏的。

我也没胃口吃饭，扔下一句「既然这么好，不然你改嫁吧」，就回屋了。

后来，就有了钻窗户被电击的那一幕。

11

我把屋子里的灯都打开，四下一片敞亮。

眼前的男人光着身子，手上拿着一块布，我怀疑那是迷药，于是拿着手机专门拍了几下，放在了塑料袋里密封好。

然后用绳子把张强绑在椅子上，绑了个结结实实。

我回顾这半个月的经历，真的是多姿又多彩，先是来了个亲妈睡走廊，又来一个弟妹穿自己的睡衣，再来个合谋惦记我的房子，今天又差点清白不保。

等我收集完证据，天也亮了，房门外已经有人走动了，在我开门前，王笑先帮我报了警。

此时，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那哐哐的声音似乎饱含着怒气，我从窗户缝看去，门外站着一个女人，模样和我儿有七八分相像。

算着警察快来了，我拿着防狼棒索性把门打开了。

谁知，门一开，这女人就伸手给了我一巴掌！

瞬间，我的脸变得火辣辣，怒气也从脚底直冲眉心。

这见面礼，还真独特。

我二话不说，反手将这一巴掌还给了这个女人，顺带着还附送了一脚！

然后将门狠狠一关，任凭那女人再怎么敲门，也不准备开了。

在门口女人骂骂咧咧的声音中，我才得知这个女人可能是我的姐姐，李招娣。

「听说就是你这个讨债鬼害得妈进了医院？」她猛力拍着门，叫骂道，接下来的那些话，不堪入耳。

「招娣，你怎么回来了？」张彩环与李柱在外面住了一宿，刚进家门，就看见大闺女，脸上隐隐有几道红痕。

「妈，你怎么从外面回来了？李海说你受伤了，哪里不舒服快让我看看。」

撇开李招娣的泼妇形象不说，其实她还算是个有孝心的孩子，对张彩环很是关心。

「我没事我没事，这……」张彩环指了指我的房间。

「哼！这个讨债鬼，做了亏心事，不敢开门了。」

李招娣指的自然是我冲撞张彩环的事情，但进了张彩环耳朵里，却是别有一番意思。

「巧儿啊，起床了没？来把门打开。」

我在里屋不声不响，张彩环就以为我心虚，不敢开门，装作担心的样子，着急说道：

「这巧儿在里面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当家的，你快把门撞开！」

李父一听这话，拿了一把板斧，就把门把手砸开，然后一脚将门踢开。

门打开那一刻，门口站着三个人目瞪口呆地看着面前被绑在椅子上的裸男。

李招娣先反应过来，尖叫了一声，然后背过身子去，她没想到我居然在屋里绑了个男人。

而张强看到张彩环和李父，好像看到救世主，挣扎着想要求救，奈何嘴里塞着袜子，发不出声音，只从鼻孔里呜呜了两句。

此时，王笑跟警察一起来了，他昨天怕我出事，所以随后也来了，住在附近的小旅馆里。

王笑把我护在身后，紧紧皱着眉头，我却挑起了嘴角，准备欣赏即将上演的大戏。

「张会计！」还是张彩环第一个反应过来，慌慌忙忙的跑来准备解绑，却被我从中阻拦。

「哎，你可别乱动，这是强奸犯，你要敢给他解绑，你就是共犯！」我立马朝张彩环大喊。

张彩环一听强奸犯这个词，立马就慌了：「不是，不是，这，这肯定是误会，张会计怎么可能做那种事呢！是吧张会计？」

张强在那头一个劲儿的点头，以示清白，但是清白这个词和他裸体的形象一点也不搭。

「这不是胡闹嘛！」李柱可不管什么帮凶不帮凶的，一把拨开我，就上前给张强解绑。

「你等等。」警察出手阻拦。

「这个人半夜爬进我的房间！」我手指着张强，大声对警察说道。

「误会！误会！这是我们村的张会计，他俩本来是相亲的……」张彩环欲言又止，话里有话让人忍不住遐想一番。

「有人穿成这样相亲的吗？」我毫不客气说道。

此时张强嘴里的袜子已经被取了下来，他看了看李家夫妇，又看了看警察，半晌才说道：「我跟巧遇一见钟情，她约我晚上到她房间里来，谁想我刚进来就被电晕了，身上的衣服也没了，我怀疑他们偷了我的钱财，现在反栽赃陷害。」

我看他说的头头是道，一副正气凛然的样子，都不禁要为他拍手鼓掌了！

高个儿警察倒是有些好奇的看着李氏夫妇，夫妇二人对着张强好言相劝，说自家闺女不懂事，让他别放在心上。

自己姑娘房间里莫名出现一个裸男，不为自己的闺女讨说法，反而向一个男人道歉，任谁看了都会察觉不对劲。

「我的人品村里是有保证的，李家妹子你最好想清楚了，你父母还在村子里住呢。」

张强赤裸裸的威胁我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我对这生身父母毫无好感，也并不想关心他们接下来的日子。

我轻蔑地看了一眼张强，把那条放在塑料袋里的毛巾拿了出来，递给了警察。

「我怀疑这里面有迷药，毛巾是他带进来的。」

「你诬陷我！」张强看到那根毛巾，就惊觉事情要坏，赶紧紧紧诬陷这个口子。

我倒也没恼，只是地对张强说：「你偷偷从窗户爬进来，我已经录下来了。」

「什么？」张强瞬间觉得五雷轰顶。

他千算万算，也没想到我留着这一手，原本想着他们没有证据，自己只要咬死了是被算计的，就会安然无事，原来之前自己说的那些话，都是小丑跳梁。

张强的老脸一红，豁出去了说道：「是老李，他们让我这么干的，他们想把女儿许配给我，以后村里行事还方便，彩礼什么的都可以免了，只是他家姑娘城里有套房，到时候嫁过来也用不到了，就准备给他们儿子当婚房。」

果然。

「呵，行，那就一起局子里聊聊吧。」高个儿警察说完，就准备把张强带走。

张强一听要进局子，立马不干了：「警察同志，我进房间是经过老李他们同意的，他们见张巧遇不同意，就准备让我生米煮成熟饭，反正是自家的闺女。」

说完，求助似的看着李氏夫妇，显然是个不懂法的。

「不不不，这事儿我们不清楚。」李柱和张彩环难得的异口同声的说道。

「张会计你怎么能冤枉我们呢？我们怎么可能做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！」张彩环又开始了自己的表演，「警察同志啊，我跟老李两个人昨晚去亲戚家打牌，打完牌太晚了就在那里睡着了，回来就看到张会计被绑在这里，我们也是一头雾水啊。」

张强瞪大了双眼，不可置信的看着两人：「明明是你们昨晚说的，晚上没人在，让我赶紧把事情办了！」

「什么办了不办了的！你有证据吗？」李柱吼了一嗓子，把张强吼懵了，他口说无凭，又没有留下证据，只能是哑巴吃黄连了。

但张强在村里霸行惯了，受不了这委屈，扑上去就和李父扭打了起来，高个儿警察在拉架。

现场一片混乱。

13

「畜生！畜生！畜生！」

一声尖细的女声响起，是李招娣。

她突然发了疯似的，嚎啕大哭，将院子里所有的东西都砸碎了，一边哭一边叫喊着「畜生」。

最后也不知是因为体力不支还是过于激动，竟然晕了过去。

李招娣进了医院，张强进了警察局。

我做完笔录就和王笑开车回去了，李氏夫妇第一时间不是去看望李招娣，而是跑去我家，让我撤回诉讼，说什么张强不能惹。

「为什么不能惹？」我有些好笑的看着这对夫妇，明知故问，把着门口不让他俩进来。

「这.....这.....」张彩环和李父两人面面相觑，他们是怕张强将他们供出来，虽然口说无凭，但以后在村里的日子铁定了不好过，支支吾吾了半天，「乡里乡亲的，搞那么难看做什么？」

我微笑了一下，「女儿都住院了，你们还这么关心自己的面子？」

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她自有她婆家管！」李柱一副一家之主的霸气，仿佛在跟我立规矩。

「你要是不回去搞定，我跟你妈有点什么事，就让你给我们养老！」

李柱决定破罐子破摔，跟我死死耗上，我就奇了怪了，他们有女儿有儿子的，干嘛整日的攀着自己？

「你们有跟我在这掰扯的功夫，还不如回家想想怎么应付张强的人吧。」

他俩回到村子里，张强的那群狐朋狗友肯定会找他们麻烦，当时准备将我嫁过去，也是看准了张强在村子里有些势力。

「我怎么生了你这个白眼狼！」

见我作势要关门送客，李父急了，大吼了一声，周围的邻居听见也纷纷伸出好奇的目光。

张彩环见邻居们纷纷出来，一下跪在了地上，抱着我的腿哭诉：

「我是你的亲妈啊，你不能不养我啊！化验单子上清清楚楚的，我是你生身母亲啊！」

「我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了，我是我父母从孤儿院领养的，领养手续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！」

「那不是，不小心把你弄丢了嘛。」

张彩环有些结巴，她知道我一直都不信她这套所谓的「不小心」说辞，抛弃就是抛弃，只是我一直不愿意跟她吵，也不愿意跟他们一家人吵。

你说东，他们说西，吵不明白的。

上次送张彩环回去也是想知道他们到底打什么主意，担心以后再暗中害我，岂不是没有防备，不如一次将他们的计划暴露出来，以绝后患。

「呵，头胎姑娘为什么叫招娣，还不是为了下面能生个儿子，生了我，见是个女孩，就扔了重新生，好在李海是个男的，不然，你们还得不小心再弄丢一个孩子呢。」

张彩环见我说中了，眼神有些飘忽不定，「后来你们找到我，就是看我父母双亡，给我留下了一套房子，觉得我可以补贴一下你们宝贝儿子不是吗？」

「可，可毕竟我们才是一家人啊.....」张彩环有些着急地打断了我，企图用亲情绑架。

「你们可以走了，如果再来骚扰我，我会以胁迫从犯罪把你们送进去，当时张强说的那些话我都录下来了。」

张彩环一听要坐牢，立马慌了，说道：「不行，不行，女儿怎么可以状告母亲呢，不合常理，天理不容的。」

没等张彩环说完，我就将门狠狠的关上，我知道张彩环站在门口没走，但半天也没敢再敲门。

14

某天，王笑看热闹不怕事儿大的跑到面前，神秘兮兮地问道：「你知道那天李招娣为什么突然发疯吗？」

我对李家的事情并不上心，敷衍的说：「不知道。」

王笑也不管我有没有在听，自顾自的说道：「李招娣当年嫁的老公，就是用的那套对付你的招数。」

「什么？」

看我眼睛一亮，王笑突然觉得这几天常跑公安局也是挺值的。

当年李招娣跟邻村的一个小伙子情投意合，马上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级了，但是李柱死活不同意，原因无他，就是嫌弃小伙子太穷。

在父母的强逼之下，李招娣相了一次又一次的亲。

夫妇俩看上一个暴发户，虽然离过婚，但没有孩子，家里有钱，以后肯定能帮衬着这个一贫如洗的家庭。

奈何李招娣性子倔，死活不同意，于是夫妇俩就想了一个损招，他们将暴发户请到了家里，然后一个劲儿的给李招娣灌酒，招娣也没想那么多，就喝了。

谁知第二天，床的旁边还睡了一个肥头大耳的男人。

李招娣的清白就这么没了，张彩环推门进去，不为女儿争取正义，也不为女儿清白着想低调处理，只是哭天喊地的让那男人负责。

小小的村庄很是封建，做出如此伤风败俗的事情，招娣也只能嫁给他。

婚后的生活不尽如人意，男人趁她怀孕的时候偷腥，没几天小三就叫上门来，打了几次，最后还是和男人离婚了，独自一人在村里抚养着孩子。

李招娣一直想不通，为什么那天晚上自己会莫名其妙的跟一个男人同床，又为什么那天晚上爸妈出去打牌了。

她一直以为是自己铸成的大错，直到张强的事情发生，一样的套路，一样的情形。

李招娣看着只穿了一条破裤衩绑在椅子上的张强，突然想到了那天睡在自己身边的恶心男人。

又想起当初结婚时，男人给她家双倍的彩礼，还想起离婚时，男人说她本来就是买来给自己生孩子的，没生出儿子就净身出户。

才知道原来自己一直被父母欺骗了！

我听了这个八卦以后，我不得不庆幸当时自己被他们抛弃，简直是我的福报。

休息结束以后，我恢复了两点一线的上班生活。

哦，有所不同的就是自己身后好像多了一个小尾巴，王笑整天跟在自己屁股后面这儿巧那儿巧的，说要保护自己，别再被那群豺狼虎豹盯上。

后来有一次得知，乔娜怀孕了。

张强的案子因为证据不足，没有牵扯到李氏夫妇，但是他们家的门口时时被人泼了鸡血。

老两口名声已经臭了，自然是在村子里呆不下去了，女儿又下落不明，他们只好投靠在城里的儿子李海。

乔娜怀了身孕，结婚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房，本来以为我的那套房子是囊中之物了，却偏巧房子没着落，然后跟李海的出租房里还又多了两个人。

乔娜和李海吵了几次，最后发现对未来一片迷茫，于是决定分手独自一人去打胎。

经历了这一番变故，李招娣与这对生身父母形同陌路，儿子也将分手的原因归咎于他们，张强的还会上门时不时威胁他们，张彩环和李柱简直过得似得不到善终。

如今这些只是我饭后茶余的笑谈，他们终究不过是一群恶有恶报的陌生人而已。